



别了,新周末!

说实话,我与《北方新报·新周末》的交往有些年头了。如果非要问具体的时间,那我只能说从它创刊的那一天开始。《北方新报·新周末》的前身是《北方新报·新女性》,那个时候它不仅和我约稿,还与我的单位搞合作。这么多年来,它刊发的我的稿件不下70篇,而我为它推销订阅的报纸数量以及牵线搭桥的合作单位也为数不少。

有人问我:“《北方新报·新周末》的发行量不太大,你为啥还给它供稿呢?”其实,这个问题不难回答:一是我与它的人脉关系有着历史渊源,我这个人比较执著,遇事遇人痴心不改,喜欢“一条道走到黑”;二是我从来没有刻意给哪家媒体投过稿件,都是它从我的QQ空间里取用的,不过事先我是知道的;三是我喜欢它的版面设计和纸张质量,再加上它对我情有独钟,每期给我整版的空间,让我受宠若惊,有了一种“三亩地一头牛,老婆娃娃热炕头”的感觉。

如今,《北方新报·新周末》迎来了最后一期,我一定要把我与它之间的故事写出来,告知广大读者。说来话长,《北方新报·新周末》先后两次为我开设专栏,第一次刊发了不到10篇稿件,因为人员变动而中断了。2013年年底,它再次与我约稿,打算在2014年开设“老杜侃事”专版,我欣然应邀。一年来,它期期都刊发我的稿件,我们之间合作得很愉快。

在我的周围,订阅《北方新报·新周末》的单位和个人很多,我在它上面刊发的稿件内容常常成为大家的谈资。在它搭建的平台作用下,大家认识了“老羊皮和小羊皮”,也知道了我心中的“烧卖”是什么样子,领会到了“我们习惯愚人节”的本能,体验到了“乡约”和“过年”,看到了“杀猪”,感受到了“每天都在过大年”,明白了“白砚的启示”,知道了什么是“苦菜调”、什么是“烂腌菜”,结识了“老丁和他的猴子”……大家还明白了“家书抵万金”里的唠叨;“生活在于折腾”却还是出不了“圈套”这个圈子;学会了“兜圈子”和“走步”,走着走着就全成了“瓷人人”;“活在当下”我们忍辱负重,看完“体检”的各项指标,我们开始“减肥”,减着减着就成了一种“荒诞的艺术行为”;结果个个都像是处在“更年期”一般,连点“基本感情”也不讲了……

一年来,我与《北方新报·新周末》的故事不仅仅只有这些,这些稿件也远远不是我之间的全部。2015年,它要进行停刊调整,但我们之间的故事也许并没有画上句号。

别了,《北方新报·新周末》,我们曾经也有过去!

文/杜洪涛



【自我介绍】

我姓杜名洪涛,男,汉族,1961年2月17日生人,祖籍陕西神木,现居内蒙古呼和浩特,如果还原历史应该是匈奴后裔。我听父亲讲,那年口里闹年馐,爷爷他们老弟兄几个一合计来到内蒙古,走到添梁梁与耳字壕的交界就不走了。于是,我既是东胜人,又是达旗人。

小时候日子不好过,就记得特别穷,常常抱怨爷爷没有眼光,怎么走到一个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就不走了。人到中年了才明白,原来爷爷是具有超前发展的眼光和理念,占据了现在多少人想来却不能久留的物产资源丰富、人民幽默厚实的宝地。

鄂尔多斯有我太多的传说和情结了,我的一辈子的故事早已被在鄂尔多斯1/4的日子所消耗完了。我虽然没有理由成为鄂尔多斯人,但我是一个地道的伊盟人,怎么说也算是一个嫡亲吧?

关注鄂尔多斯是一种渴望,关心鄂尔多斯是一种希望;忘记鄂尔多斯是一种失望,背叛鄂尔多斯就是一种绝望。想来想去还是回来吧,这里有我的根和守望。

